

新惊悚六计
典藏版 II
全国首发

胆小鬼谨慎阅读

白领、学生们正在流传的恐怖故事

停尸房怪谈

TINGSHIFANG GUAITAN

异度社◆著



珠海出版社

新 惊 魂 六 计

停尸房怪谈

异度社◎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停尸房怪谈/异度社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10. 5
(新惊魂六计·第2辑)
ISBN 978-7-5453-0361-2

I. ①停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6820号

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

异度社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23.5 字数: 48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

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361-2
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- 001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壹
四号病房
- 029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贰
最危险的职业
- 053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叁
不该来的地方
- 085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肆
第九号病室
- 111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伍
医院诡差
- 137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陆
停止衰老
- 165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柒
你拿了我的东西
- 197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捌
停尸房夜话
- 219/ 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玖
鱼腹婴尸

目



录

XINJINGHUNLIJI · TINGSHIFANGGUOAITAN

快刀

新惊魂六计·停尸房怪谈之壹

四号病房

在这所医院里，藏着天使和魔鬼，它们终日在每一间病房里、每一个手术台上，以及每一条走廊中飘荡着；它们悬在你们的头顶，冷眼看着发生的一切，客观地评判着善恶，并以此作为标尺，收罗着自己的门徒……

此刻，你读到这个故事时，有没有在心底拷问过自己的信仰？

引子

半夜时分，蔡东林突然被冷醒了，他蜷缩在病床上，身子不停地发着抖。抖着抖着，他突然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，一种莫名的不安悄然涌上心头。

蔡东林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，按下了床头的电灯开关。可是，灯却没有亮。

停电了？但为什么自己没有听到外面有丝毫动静，难道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睡着了？蔡东林的心里越来越不踏实，他张开了嘴，准备大声喊人。可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口，黑暗之中突然传来“呼”的一声响动。随即，他便感到一阵凉风灌进自己嘴里。

那凉风格外阴冷，把蔡东林已经涌到嘴边的喊声硬生生地憋回了

胸口里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蔡东林才缓过劲儿来，长长地呼出了一口闷气。

这时，蔡东林心中那种不安的感觉又冒了出来，而且愈发地强烈了。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突然，窗外划过一道闪电，将整个病房照得透亮。蔡东林猛地从病床上坐了起来，双眼死死地盯着病房门口。

那门口，赫然站立着一个人影。

闪电转瞬即逝，病房里又恢复了先前的黑暗，蔡东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里。他屏住呼吸，倾听着黑暗中的动静。可惜他听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有听见，这让他有些怀疑起自己来了，刚才看到的人影，到底是真实的，还是自己的幻觉。

病房里一片死寂，没有任何动静。蔡东林身处黑暗之中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依旧瞪大了双眼，惊恐地望着病房门口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蔡东林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躺了下去。可是，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天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跟着自己的呼吸节奏，在心里默默地数起了数。

数着数着，蔡东林不但没有睡着，反而越数越精神，就连数数的频率，也在不知不觉中快了许多。他不由得有些纳闷，难道是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快了吗？

不对！

病房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呼吸声。蔡东林停止了数数，仔细聆听着，希望能分辨出那呼吸声是从什么方向传来的。

听了好一会儿之后，蔡东林终于分辨出了，那呼吸声竟然是从自己病床的上方传来的。而且，那呼吸声正变得越来越沉重、越来越急促。

而且，离他越来越近了……

【1】

星期天的早晨，樊渝走进医院。刚到办公室坐下，护士廖燕便走了进来。廖燕告诉他，简院长来找过他，见他不在就离开了。简院长还让廖燕转告樊渝，让樊渝一上班就去他办公室，他在办公室里等着他。

樊渝一边往身上披着白大褂，一边朝院长办公室走去，他在心里暗自揣度着，简院长找自己到底会有什么事呢。

院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樊渝敲了敲门，等了半天，却并没有听到简院长叫他进去。他犹豫了片刻，伸出手去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探头朝门内望去。简院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望着桌面发着呆，连樊渝走进来了都没有注意到。

“简院长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樊渝一边问着，一边朝办公桌上瞟了一眼。那上面，摆着一本病历。

“哦，你来了。”简院长听到樊渝的问话，这才回过神来，抬头答应道。

樊渝见简院长的气色看上去有些不大好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简院长，您生病了？”

简院长闻言，愣了一下，随即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是病了，不过我得的是心病啊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樊渝问道。

“昨天晚上，蔡东林死了。”简院长的嘴里，一字一顿地吐出一句话来。

“蔡东林死了？！”简院长的话很显然让樊渝吃惊不小，他疑惑地问道，“他的病不是已经好了吗！昨天下午我查房的时候，还叫他

今天来找我办出院手续。”

简院长表情阴郁地说道：“我比你更清楚这一点。”

樊渝看着简院长，问道：“他的尸体检查了吗，是怎么死的？”

简院长沉默了片刻之后，这才皱着眉头回答道：“从表面上看，尸体面色潮红、脸部肌肉浮肿扭曲。而且，他双眼瞪得很圆，就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樊渝犹豫着，要不要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。

简院长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的，他是被吓死的。”

樊渝看着满面愁容的简院长，问道：“您是在担心家属闹事吗？”

简院长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他没有家属，我当初答应让他住进四号病房，也就是考虑到这一点。”

“蔡东林是第几个死在四号病房里的病人了？”樊渝问道。

“第三个了，和前两个一样，入院时得的都不是什么大病，而且都是在住进四号病房，病情已经基本好转之后突然死的。”简院长叹了口气，语气十分无奈。

简院长的话让樊渝的心中一动，一张憔悴的脸蓦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。那是一张孩子的笑脸，虽然那张脸已经浮肿得变了形，看上去完全没有了人样了，但脸上却依旧挂着一副天真而无邪的笑容。

樊渝下意识地甩了甩头，想要将那张脸赶出脑海。可惜，他的这个动作似乎并不怎么管用，那张脸不但没有从他的脑海里消失，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，深深地刻在樊渝脑海里，冲着他咧嘴笑着、笑着，一直不停地笑着……

【2】

樊渝从简院长的办公室里出来之后，就径直回到值班医生办公

室。他坐在办公桌前，失魂落魄地发了一会儿呆，直到一阵敲门声响起，他才回过神来。

“谁啊？进来吧。”樊渝下意识地扯了扯白大褂的领子，朝门口喊道。

护士廖燕推门走了进来，对樊渝说道：“简院长让我告诉你，昨晚死的那个病人和我们医院签了遗体捐赠协议，他的遗体由你负责处理。”

“我处理？”樊渝愣了一下，问道，“简院长刚才怎么没有自己告诉我。”

廖燕摇了摇头，回答道：“这我不知道，不过刚才他急匆匆地出去了，像是赶着去办什么要紧的事情。”

樊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对廖燕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”廖燕转身朝门外走去，她刚走到门口，樊渝突然问道：“那个病人的遗体已经送到太平间去了吗？”

“大概是吧，今天一大早我来上班的时候，看见罗妈在清理四号病房。”廖燕回答道。

樊渝又在办公室呆坐了一阵，这才挂上听诊器，走到护士值班室，叫上廖燕，一起去病房里查了一遍房。一圈走下来，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，樊渝一边跟廖燕嘱咐着几个病人的病情，一边朝医生办公室走回去。

两人走着走着，廖燕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，停下了脚步，愣愣地盯着旁边的一间病房，一动也不动。

樊渝顺着廖燕的目光看过去，一个血红的“4”字映入了他的眼帘。原来，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四号病房门口。

“这门怎么开着？”廖燕走到四号病房门前，伸出手去，试探着推开了四号病房虚掩着的房门。随即，樊渝耳边响起了一声抑制不住

的尖叫。

樊渝的目光朝门里迅速扫了一眼，然后伸手抓住了廖燕的胳膊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大呼小叫做什么，当了这么多年护士，难道连死人都怕！”

这时，其他病房已经有人听到廖燕的尖叫声，走了出来，用征询的目光远远地看着樊渝他们两人。樊渝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，笑着对大家解释道：“她脚下踩滑了，差点摔倒。没事儿，大家都回去吧。”

等那些人都回到各自的病房去了之后，樊渝拉着廖燕的手，准备走进四号病房去。可是廖燕嘴里虽然没有说话，脚却像钉在了地上一般，怎么也不肯动，手里也暗暗使力，和樊渝较着劲儿。

樊渝奇怪地瞪了廖燕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到底怕什么？不就是一个死人吗？”

廖燕咬着下嘴唇，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：“他明明已经被送到太平间去了，不可能在这病房里的。”

“你亲眼看见他被送走的？”樊渝的语气有些不屑。

廖燕摇了摇头，随后又马上说道：“我亲眼看见罗妈整理这间病房的。你也知道，如果尸体还在病房里，罗妈是不会进去的。”

“万一这次是例外呢？”樊渝一边说着，一边硬拽着廖燕，跨进了四号病房。

【3】

病房里确实躺着一个死人，而那个死人也确实是蔡东林。他的尸体斜靠在病床上，双目瞪得滚圆，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。尸体脸上的肌肉，和简院长描述的一样，扭曲得十分厉害。不过，樊渝注意到，那扭曲的面部肌肉，在尸体的脸上凝固成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

樊渝走到尸体面前，伸手在尸体脸上抹了一把，合上了双眼，对站在一旁瑟瑟发抖的廖燕吩咐道：“你找个推车，把尸体推到解剖室去。记住，你一个人干就是了，不许叫其他人。”随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，将廖燕一个人扔在了四号病房里。

廖燕看着樊渝的背影消失在了病房门口，委屈的眼泪一下就滑了出来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，自己是护士，又不是杂工，凭什么被这个不解风情的家伙呼来唤去的。

心里虽然极不情愿，但事儿还得干，廖燕无可奈何地去找来了一辆推车，回到四号病房里，将蔡东林的尸体移到推车上，推进了解剖室。

廖燕忙完之后，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，累得连吃午饭的胃口都没有了。她敲开樊渝办公室的门，告诉他尸体已经送进了解剖室。樊渝“嗯”了一声，指着办公桌上的一盒盒饭，对廖燕说：“还没有冷，趁热吃了吧。”说完便离开了办公室，径直朝解剖室走去。

廖燕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，这才端起办公桌上的盒饭。她打开盒饭，只扒拉了一口，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
吃完盒饭，廖燕便朝解剖室走去，她想对樊渝说一声谢谢。谁知道解剖室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冰冷的小牌子，牌子上写着四个看上去毫无感情的红字——“请勿打扰”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廖燕整个下午都感觉有些心神不宁。好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，她心里终于才松了一口气，急忙脱下护士装，换上便服，准备下班。

可是，她刚一出门，便看见樊渝朝着自己走了过来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从心里冒了出来。

“廖燕，你别走了，今晚我俩值夜班。”樊渝看见廖燕，直截了当地说道。

廖燕不满地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我已经上了一整天班了……”

“这是院长的意思，他已经安排好了，今晚我加班，你做我助手。”樊渝不由分说地打断了廖燕的话。

廖燕知道樊渝加班的内容，她打心眼儿里一百个不愿意当他的助手。可是樊渝已经说了这是院长的意思，那就意味着她根本没有反对的余地，除非，她不想在这家私立医院继续干下去。

晚饭是廖燕从外面叫的外卖，味道比医院那个小食堂的饭菜要好得多，她特意帮樊渝也叫了一份。樊渝也不客气，三下五除二地就解决掉了，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搞得廖燕完全没有了胃口。

等廖燕慢吞吞地吃完晚饭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她磨磨蹭蹭地收拾了半天，见时间越捱越晚了，这才极不情愿地朝樊渝办公室走去。

“来了。”正在看书的樊渝听到门口的动静，抬头见是廖燕，立即起身走出了办公室。两人便朝解剖室走了过去。

樊渝一打开解剖室的大门，廖燕便感到一阵莫名的阴冷扑面而来，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她看了看前面的樊渝，发现他的肩头似乎也轻微地耸动了一下。

解剖室里的灯光十分明亮，但却显得格外地惨白。解剖台上盖着一张白布，白布下面，很明显地凸现出人体的形状。廖燕定定地看着那张白布，脚却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。

其实，廖燕给樊渝做解剖尸体的助手，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以前，她从来没有觉得害怕过，但今天却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心里不但一直有种忐忑不安的感觉，甚至还多了一些隐隐的恐惧。

【4】

“死者的心肌中夹杂了许多玫瑰色的出血点，这说明他在死亡前的一瞬间，心跳加速、血压猛升，心肌代谢的耗氧量急剧增加，过快

的血流如刚开闸的洪水一般冲击心脏，使心肌纤维撕裂、心肌细胞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，心脏出血，从而导致心跳骤停而死亡的。”樊渝将手里的手术刀放回廖燕端在手中的托盘里，说道，“简院长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是被吓死的。”

“我不想在这里干了。”廖燕并没有理会樊渝的话，突然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。

“你找好地方去了？”樊渝头也不回地问道，过了好半天，他都没有听到廖燕的回答，于是诧异地回过头去。

廖燕正直勾勾地盯着手术台上那具尸体，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十分怪异，身体也在微微地哆嗦着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樊渝推了推廖燕，低声问道。

“这已经是第三个被吓死的病人了！”廖燕喃喃地说道，她的声音听上去轻飘飘的，就像是在梦呓一般，“那间病房里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？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樊渝心里突然有些慌张，手里一滑，握在左手上的手术刀偏了一下，将他右手的橡胶手套割了一条口子。

樊渝心里一凛，眉头一下皱了起来，急忙回头对廖燕喊道：“快，给我消毒。”

可廖燕却并没有理会樊渝，反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脸上竟然还挂着一丝笑容。樊渝看着廖燕脸上的笑容，心里猛地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廖燕脸上的笑容实在太不自然了，就像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，分别牵住了她的两个嘴角，硬往上拉而形成的笑容。

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樊渝的脊椎窜了上来，他的脑子一时间有些发懵。可惜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廖燕就突然动了起来，她扔掉手里的托盘，动作敏捷地伸出双手，扼住了樊渝的脖子。

樊渝对于廖燕的突然袭击毫无心理准备，他的身体被廖燕的手推

得朝后面仰了下去，后腰抵到了解剖台上，硌得生痛。

樊渝下意识地挣扎起来，伸出双手抓住廖燕的手腕，想要将她的手掰开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竟然发现廖燕的力气大得出奇，他的挣扎根本就显得格外地无能为力。

廖燕手上的劲儿越来越大，樊渝已经开始感到呼吸十分困难了，而他手上的力气，也随着体内氧气的消耗，而一点点地流失。

樊渝的脑子里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动作也愈发地迟钝了。最后，他只觉得眼前发黑、双腿也越来越软，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体重，缓缓地朝地上瘫了下去。

樊渝失去知觉前，最后看到的是一张笑脸。不过，那张脸上的诡异笑容虽然和廖燕脸上的笑容一模一样，但却好像根本不是廖燕的脸。而是……

一张孩子的脸，那张脸毫无生气，而且浮肿得变了形，早已经看不出一丁点儿人样儿！但却冲着他咧嘴笑着、笑着，一直不停地笑着……

【5】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一阵女人的哭泣声传到了樊渝的耳中，随后，他又听到另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：“你别光顾着哭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樊渝的意识慢慢地开始恢复过来了，他十分费力地睁开了眼睛。

“樊副院长解剖那具尸体的时候，突然像发了疯一样朝我扑过来，他的力气好大，我怎么也挣脱不了，然后我就昏过去了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，我全都不知道，醒来后看见樊副院长倒在地上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呜……”那女人的声音一边继续哭泣，一边说着。

躺在病床上的樊渝，此时意识越来越清醒，脑子里也渐渐地回

想起了自己昏迷前的情形，忍不住想大声喊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她在撒谎……”

可是，樊渝并没有听到自己的喊声。当他发觉这一点后，下意识地试图挣扎，可惜的是，无论他怎么用力，身体却根本不听大脑的指挥，始终没有半分反应。

这时候，一句莫名其妙的童谣从樊渝的脑子里冒了出来，“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能说话不能动……”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惧感觉涌上了樊渝的心头，他悲哀地发现，自己除了脑子的意识已经恢复了正常外，其他的生理功能竟然全部丧失了。

“好了、好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，这里有我处理。”那男人声音说道。此时，樊渝仅存的意识，已经让他听出说话的男是简院长，而那哭泣的女人，正是协助自己解剖蔡东林尸体的护士廖燕。“对了，这事不要给任何人讲。”简院长又对正要离开的廖燕特地嘱咐了一句。

廖燕离开之后，简院长便走到樊渝病床前，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樊渝看了一会儿，随后便俯下身去，在樊渝身上检查起来。

片刻之后，简院长直起了身子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。他随手拖过一张凳子，在樊渝病床旁边坐了下来，然后凑到樊渝眼前，轻声说道：“樊副院长啊，你倒是一躺下就可以万事不管了，可是我却遇到大麻烦了！”

樊渝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，他的意识虽然清醒，却听不明白简院长话里的意思。可是，他又没有办法发问，只能在心里干着急。

“樊副院长，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，但是有些事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的。”简院长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仔细看了看樊渝，见他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才又继续说道：“昨天你解剖的蔡东林，我原以为他没有亲属，就算死了，也没有人会来找我们医院的麻烦，但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。今天，他的亲属找来了，一来就问我要人。”

“哎——”简院长叹了一口气，“可是现在，蔡东林的尸体都不是完整的了，我怎么敢交给他的亲属啊……”刚说到这儿，简院长突然打住了话头。他怔怔地盯着樊渝看了一会儿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浮上他的脸庞。

【6】

当樊渝再次听到简院长的声音时，已经是下午时分了，和简院长一起的还有护士廖燕。在简院长的指挥下，廖燕给樊渝打了一针。打过针后不久，樊渝便觉得心里十分难受，他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渐渐灼热起来，而且似乎加快了流动。

“简院长，不好了！他对药物过敏，身体和脸全都肿了。”廖燕突然惊呼起来。

“不要大惊小怪，这是这种药物的正常反应，以后只要停了药就没事了，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。”简院长摆了摆手，阻止了廖燕的惊呼。

此时的樊渝，身体上虽然十分难受，但脑子里却异常清醒。他心里明白，简院长让廖燕给自己打的针剂是一种还没有面市的新药，注射了这种药物，人的身体就会变得浮肿起来。但是停药后能不能真的恢复正常，还没有实验结论。难道简院长想在自己身上实验这种新药，樊渝心里冒出了一个让自己感到恐惧的想法。

这时，简院长突然叹了口气，对廖燕说道：“哎！我也是确实没有办法，才出此下策的。小廖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在其他人面前，这个病人是蔡先生，而不是樊副院长。”

简院长的话让樊渝猛地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原来他给自己注射这种新药，不单是要拿自己做实验品，更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病人膏肓的重症患者，冒充死去的蔡东林。